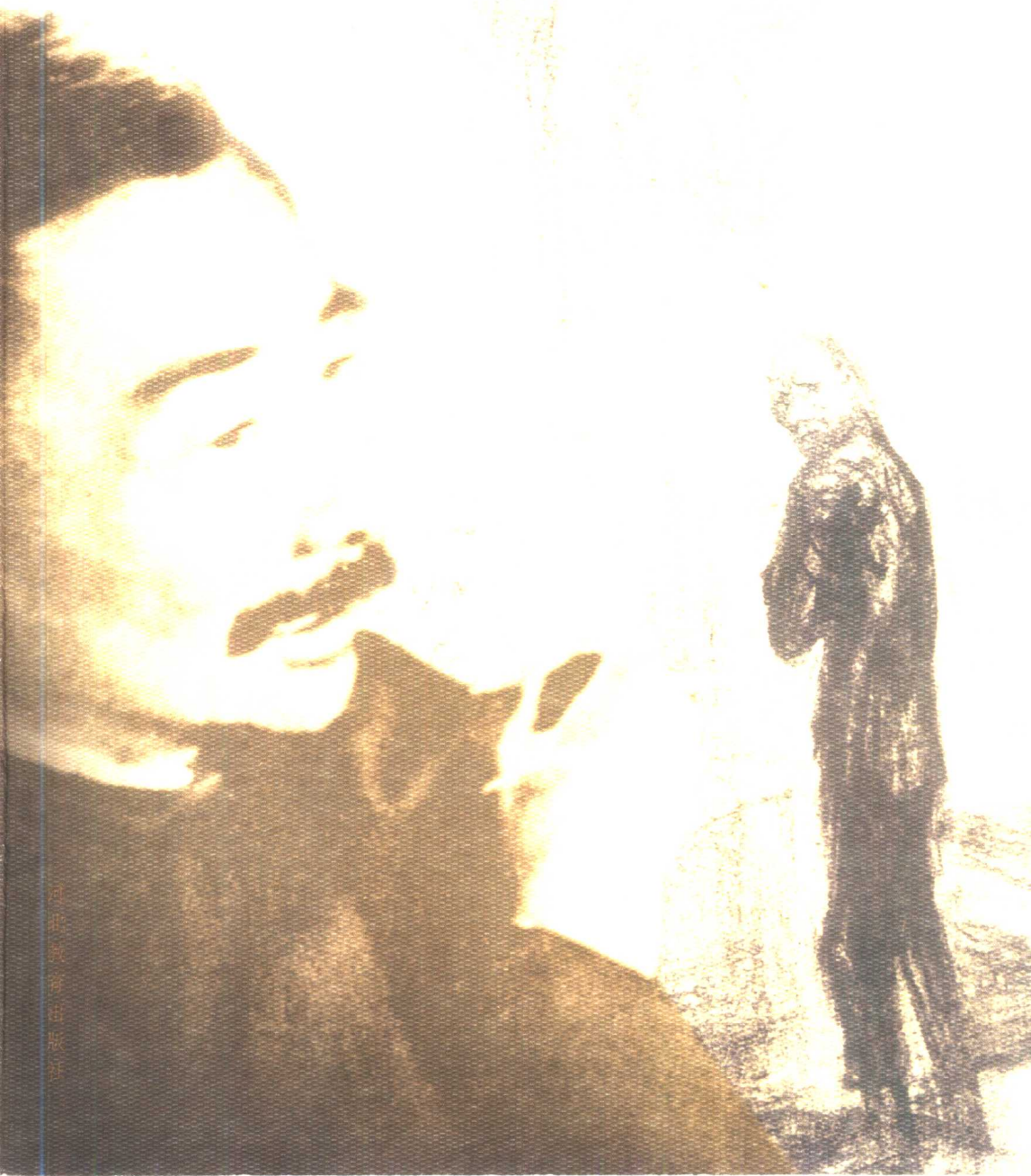


回望鲁迅

编辑生涯忆鲁迅

赵家璧等著



回望鲁迅

编辑生涯忆鲁迅

赵家璧等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编辑生涯忆鲁迅/赵家璧等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10

(回望鲁迅丛书/孙郁, 黄乔生主编)

ISBN 7-5434-4027-X

I. 编… II. 赵… III. 鲁迅-生平事迹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9879 号

回望鲁迅 编辑生涯忆鲁迅 赵家璧等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8.375 印张 269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2000 定价: 23.90 元

ISBN 7-5434-4027-X/I · 542

总 序

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没有谁像鲁迅这样给后世造成这样大的影响,留下这么多的话题。他的著作,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

然而鲁迅又是一个难以描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

在鲁迅生前和身后,由他引发的文化论战和思想交锋,从未停止,一直延续到今天。在鲁迅的遗产中,不仅有对文明社会的渴望,也有对现代社会变态的质疑;不仅有对传统的反省和抵抗,也有对新文化运动中不谐和性的抨击。鲁迅表达了反抗奴役、走向自我解放的文化命题。他将一个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社会中人的不屈不挠的生命之迹深刻地昭示给世人。他的丰富的思想映现着灵魂的纯净和高贵。鲁迅思想不但在中国,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有其巨大的价值。

鲁迅深刻而又长远地启示着民族的自省,而且不断地被看成精神超越的资源,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动荡和变迁,鲁迅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今,他一方面被当成一个经典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也成为当代思想者队伍中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存在,而且是一个榜样,一个导师。无论在学院派那里还是在民间,都有鲁迅意识的生长点。

聆听鲁迅同时代人以及后人与鲁迅灵魂的对话,我们也许会隐约地感受到一些沉重。鲁迅在被接受中的扭曲和变形,是一个值得探讨

的问题。我们在各种回忆录、传记、论文中,看到鲁迅的面貌的多样化。实际上,不必讳言,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可以与其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交流者,十分有限。更不要说后来者。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迅不断地吸引着后世的人们。鲁迅的思想具有开放性、不可复制性和常新性,其中包含着对人类一些恒定的主题的探索:存在与虚无、有限与无限、奴役与叛逆,……。有人崇拜他,有人谩骂他,有人诋毁他,有人利用他,各种人以各自的立场来解读他。虽然并不是每种人都得到了他的思想的真谛,但自鲁迅逝世到今天,对鲁迅的评价和研究的轰轰烈烈和众说纷纭,也足以说明了鲁迅的确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能回避的存在。鲁迅用他的如椽巨笔,揭示了现代社会一系列隐痛:非人道、奴性、罪恶、苦难、背叛,……,他使人看到了存在的无理性。人日甚一日地消失在“我”的迷津里,不仅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和物质的仆役,而且也成为外在于己身的社会结构的囚徒。鲁迅思想的闪光点之一就是揭示了传统社会和现时代的“吃人”本质。鲁迅在当今世界中不仅没有隐没,相反,却日益清晰地凸现出不朽的价值。我们时时会感到鲁迅思想的现实意义。

因此,鲁迅的文本不仅是一种历史,更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中国人将近一个世纪的对鲁迅文本的解读,也成为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鲁迅世界”或“鲁迅传统”。在这个世界中,记录着百年中国的深刻的精神潜流。这个传统已经并且将会继续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将差不多一个世纪里东西方文化人士描述和研究鲁迅的文字有选择地汇编在一套丛书里,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鲁迅在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我们借此走进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对鲁迅的批评研究,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标本的性质。

这套《回望鲁迅丛书》汇集了国内外有关鲁迅的回忆录和研究文字,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研究的一次较为全面和规模较大的文献汇编。鲁迅学早已成为一门显学。而且这门学问将继续“显”下去。

首先说回忆文字。可以这样说,人们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研究将会长久地持续下去,但对鲁迅生平事迹的回忆,基本上已经写得差不多了。与鲁迅同时代的人,或笼统地说,与鲁迅有过交往的人,该写回忆

文章的都已写过,甚至有的人写了多篇。回忆文字已不可能出新出奇,除非无中生有地编造。对历来的回忆文字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很必要而且条件已经成熟。当然,因为回忆文字卷帙浩繁,把每篇每部都收进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而且,从回忆录的内容来看,也应该加以选择。因为不少篇章有重复,往往是许多个作者回忆同一个事件,其间大同小异;加之回忆者因为年代久远,或记忆能力弱化,有的回忆录与当时实情不相符合,或者与其他回忆录相矛盾;特别因为鲁迅逝世后几十年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常有大的变化,回忆者在历次运动斗争中,对鲁迅的回忆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有时竟或有自相矛盾之处。这看起来是颇为滑稽的,但也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历史和特殊国情使然,我们只好在阅读这些文字时加以认真鉴别。在选编过程中,编者努力将这些不谐和之处删除掉,但因为要保持每篇文字的基本完整,也不可能做得彻底。至于因为每个回忆者立场和视角不同,所描绘出来的鲁迅形象有差异,对鲁迅的评论甚或大相径庭,那也是正常的,不必也不能强求他们统一。

回忆鲁迅的文字,有多种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对写过专著特别是多种专著的作者,我们一般为其编了专集。例如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就出版过《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等专著或文集。我们从中选出若干篇,编成一本《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其特点是偏重讲述鲁迅的日常生活,而尽量少选她对鲁迅的作品和思想进行评价的文字。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有回忆专著出版,周作人的是《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青年时代》,周建人著有《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和《回忆鲁迅》,后者写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以他的名义出版,实则由别人代笔,所写的鲁迅是一个歪曲了的形象。我们将两兄弟的回忆文字集合起来,编为两本,一本主要选了两个弟弟回忆长兄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篇什,另一本是以《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为主的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来源和发展进行解说的文字。鲁迅的老友许寿裳,写过《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向来得到鲁迅研究界的好评,也编为一卷。与晚年鲁迅接触得较多的冯雪峰,除专著外,还有大量散篇文章,也收集起来,编为一卷。那些只写有一本专著的作者,我们将这些专著汇集成卷,例如将王志之的《鲁迅印

象记》，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三事》、许钦文的《鲁迅日记中的我》和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断片》编为一卷，这些人都是鲁迅在北京时期接触比较多的学生。鲁迅晚年，周围聚集了一些文艺界人士，如胡风、萧军、聂绀弩、黄源、周文、唐弢等等，他们中有些人，在鲁迅逝世后的文坛斗争中，命运十分悲惨，将他们的回忆和评论文字汇编在一起，称之为“弟子忆鲁迅”，是较为恰当也是很有意义的。

回忆文字的很大部分是散篇文章，我们将其编为两卷，一卷重点收录文艺界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另一卷收录其他各界人士的文字。散篇文章很多，限于篇幅，丛书中不可能每篇都收，但大致上将比较重要的篇目都包括在这两卷中了。当然，由于寻找资料的艰难和编者水平的限制，一定有遗珠之憾。这是要请回忆录作者和广大读者鉴谅的。希望今后有机会弥补缺憾。

鲁迅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很称职的编辑。他不但写书，而且还办杂志、出书。他一生中与他有过交往的编辑有好多位都写了回忆文字，记述他在编辑方面的言行和业绩，有可读性，也有参考价值，对今天的编辑工作颇具指导意义。因此，将这些文字汇集起来，成《编辑生涯忆鲁迅》一卷。

以文字类别汇集成卷的还有《无限沧桑怀遗简》。鲁迅一生来往书信甚多，许多书信后面都有值得记录的事件。鲁迅逝世后，一些与他通过信的人，就通信过程和内容做了说明，这些文字提供不少背景资料，对研究鲁迅生平和思想不无帮助。

此外，与鲁迅有过交往的女性特别是女作家，在回忆文字中对鲁迅的描绘和评论，笔触往往比较细腻，观察也自有其独到之处。因此，将她们的文章和小册子汇集成一卷，也是很有意思的。

海外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编为一卷，其中以日本作者居多。这类回忆文字也不可能再有新的出现，只是因为我们只能编入已经有中译文的篇什，一定也有遗漏。期望翻译家们勉力多译，使海外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成为全璧。

鲁迅逝世已经六十多年，在鲁迅生前，从他发表小说开始，针对他的评论文字就已经出现。对鲁迅的评价，历来有不同意见，甚至有截然相反的意见。这类文章和论著相当多，我们进行了分类挑选，大致分为

一般评论和研究论著两种。两种的分别有时并不是很明显的。关于前者,按类编辑成两卷,一卷是对鲁迅的攻击性文字。鲁迅一生屡遭围攻,连他自己生前都想将各种围攻他的文字编为一集,而且已经定了名目叫《围剿集》,可惜因为早逝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本丛书里这一卷也就用这个书名。另一卷比较起来是对鲁迅的正面评价,大多是共产党人纪念和论述鲁迅的文字,其中有多篇是领袖人物对鲁迅的称赞。这样的编法,使两条线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使读者从正反两个方面的评价中更深入地了解鲁迅。

对鲁迅生平史料的考证和研究是鲁迅研究这门学问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即如收在本丛书里的这些回忆鲁迅的文字,我们就不能说都绝对准确无误。研究史料的学者发挥了考证的专长,对回忆录中的种种错误说法加以辨证,虽然有的是很小的问题,但表现了做学问的认真态度。这类文字汇集起来,编为一卷。

研究鲁迅的论著可以说汗牛充栋,选择为难。征得原著者同意,我们编发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几种专著。此外,编了几卷论文集。

我们多年来喜爱读鲁迅的著作,也都写过一些学习心得。虽然学识浅薄,学术水平有限,但对鲁迅研究这门学问的感情却是相当深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王亚民等同志对这门学问十分关注,愿意出版有关的论著,毅然将这套丛书列入出版计划,并把这项工作委托了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大工程,我们一开始惶恐不已,生怕做得不好,愧对鲁迅,愧对师友,愧对作者和读者,但最终,对这门学问的感情使我们鼓起了勇气,终于勉力将这套丛书编出来。

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分工:《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由马会芹编辑,《吃人与礼教——论鲁迅(一)》由张梦阳、孙郁编辑,回忆录的大部分由黄乔生编辑,其余由孙郁负责编辑。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许多朋友的热诚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我们知道,由于水平的限制,这套丛书一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盼望各方面人士批评指正。

孙 郁 黄乔生

1999年6月9日

目 录

1	鲁迅先生与《译文》	黄 源
10	鲁迅与《文学》	黄 源
15	鲁迅先生二三事	黄 源
24	鲁迅先生的编辑工作	赵家璧
26	推荐葛琴的处女作《总退却》	
	——为什么写序后三年才出版？	赵家璧
33	鲁迅·梵澄·尼采	
	——关于梵澄译《尼采自传》	赵家璧
43	鲁迅与连环图画	
	——关于《一个人的受难》	赵家璧
60	丁玲的《母亲》是怎样出版的？	
	——重见丁玲话当年	赵家璧
68	编选《苏联版画集》	
	——病中口述序文	赵家璧
86	在鲁迅感召下前进	
	——鲁迅逝世后出版的 几种版画集	赵家璧

93	最后编校作序的一部书 ——关于曹靖华编译的 《苏联作家七人集》	赵家璧
103	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对审查会的斗争	赵家璧
118	给“良友”出版的第一部书 ——关于《苏联作家二十人集》	赵家璧
132	鲁迅与周文二三事 ——关于周文的《父子之间》	赵家璧
137	鲁迅的编辑工作	周作人
140	精细与亲切	周作人
141	《语丝》的回忆	周作人
144	《民报副刊》及其他	李霁野
147	未名社出版的书籍和期刊	李霁野
156	鲁迅先生对文艺嫩苗的爱护与培育 ——《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之一	李霁野
173	别具风格的未名社售书处	李霁野
181	从未名社谈到《未名小集》	李霁野
191	鲁迅先生的梓印工作	唐 弢
194	“编辑”三事	唐 弢
202	忆鲁迅先生和《语丝》	川 岛
210	记重印《游仙窟》	川 岛
216	记语丝社	史 蟪
223	鲁迅先生与出版工作	李小峰
226	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	孙伏园
229	未名社始末记	韦丛芜
239	关于开设“北新分局”的事情	钟敬文

244	鲁迅与沉钟社	冯 至
254	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	陈望道
258	鲁迅先生是怎样替《勇敢的约翰》“校字”的？	孙 用
263	鲁迅先生与文化生活出版社	吴朗西
269	鲁迅和春潮书局及其他(节选)	张友松
281	编 选 后 记	黄乔生

鲁迅先生与《译文》

黄 源*

在一九三〇年,翻译曾经“洪水泛滥”过一时,但被一些投机者不负责任的胡译、乱译、瞎译、赶译,乱来一通,读者上了几回当,更有人讲冷话,翻译马上便被摈弃,被轻视了。翻译的“身价”因之也跟着跌落了,甚至一落千丈,大有无法挽救之势。书店老板一看到译稿,也就不管好坏,便摇头叹气,曰:“翻译的书卖不了,不要!”每个杂志也都挂起了“不收译稿”的牌子,将译稿拒之于千里之外。

译稿无出路,翻译者不论好坏,竟被“一视同仁”,一概视为“低能者”,于是译者逼得都把译笔放下了。

最关怀中国文化前途的鲁迅先生,以自己的血和乳哺养着千百万青年的鲁迅先生,痛心着这种现象,以为把翻译不分好坏一律抹杀,无异于杜绝外洋输入的精神的粮食,也无异于减杀了一部分文化工作者的力量!于是他首先对翻译表示了积极的意见:“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南腔北调集·关于翻译》)。

* 黄源(一九〇五一),字河清,浙江海盐人。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新生书局任编辑时,因出版《士敏土》开始同鲁迅联系。一九三四年参与鲁迅倡议出版的《译文》月刊的筹备工作;后任编辑。著有《在鲁迅身边》等。

这呼声激动了每个有良心的翻译者，立刻在文化界起了反应。而先生却再接再厉，甚至有人对译本一二误译，略有苛责，先生即起而辩护，曰：“吃烂苹果总胜于无。”先生自己对于翻译，却一字一句，绝不苟且，甚至每一个出典，必详查细考而注明。如先生在病前译就而刊登于《译文》上的《死魂灵》第三章中，有一句“近乎刚刚出浴的眉提希的威奴斯的位置”，先生知道眉提希的威奴斯(Venus de medici)为克莱阿美纳斯(Cleomenes)所雕刻，但他没有见过这雕刻的图像，不知出浴者的姿势，于是东翻西查，却遍查不得，又买了日本新出的《美术百科全书》来查，依然没有，之后，化了更多力气，终于查出注明。又如《译文》第二卷第一期的《表》里，先生把 Gannoue 译作“怪物”，后来觉得不妥，在单行本里，便据日本译本改作“头儿”。隔了半年，才知道都不对的，有一个朋友给他查出，说这是源出犹太的话，意思就是“偷儿”，或者译为上海通用话：贼骨头。为了这一个名词，他特地在《译文》终刊号上去信“改正”。但他对于认真的文化工作的青年，偶有力所不逮之处，决不苛求，甚至可说是宽纵的原谅了。

当时先生的呼声虽则有了反响，却不见实际的功效，等于落了空。先生眼见这翻译工作无法展开，到一九三四年夏天，再也忍受不住了，决心自己创办个纯文艺的翻译杂志，力行苦干。他约了茅盾先生等几位作了有力的合作者。当时我在文学社任事，和茅盾先生时有往返，和生活书店也比较接近。茅盾先生便来信托我就近与生活书店交涉，并要我出任编辑。记得茅盾先生在一九三四年的六月十九日夜，给我一信，说明鲁迅先生拟创办这翻译的纯文艺杂志的原意：“以少数志同道合者的力量办一种小刊物，并没有销它一万二万的大野心，但求少数读者购得后不作为时髦装饰品，而能从头至尾读一遍。所以该刊的印刷纸张是力求精良，译文亦比较严格。这刊物不是一般的读物，只是供给少数真想用功的人作为‘他山之石’的。”当时鲁迅、茅盾先生办这个杂志的原意，正是为了介绍一些外国的好作品，给我国的创作者作为“他山之石”的。

我也是一个偶而译书的人。听到鲁迅、茅盾先生的这个提议，自然无条件地赞成了。但当时我在文学社，事务颇繁重，茅盾先生知道这情形，所以当时信中就说明只要我与书店办个交涉，并做个挂名编辑，至

于“编辑,看来稿,校对等事,皆由我们办,兄是忙不过来的。兄有暇请译点东西来就好了”。

我们希望这杂志早日实现,就在盛夏进行起来。当时与书店接洽,还算顺利,但条件则不甚高明;先试办三期,稿费编辑费不支一文,若销数能超出几千(究竟几千忘记了)再订合同补算,但那也只是一个极小的数目,我羞于说出口。然平心而言,当时生活书店在新书业中不能不算是较有远见,较有革新精神的。

鲁迅先生知道这杂志有书店承印,也很满足,他对于钱之多少是不计较的。这让我说一个题外的故事来证明罢。从《呐喊》、《彷徨》以及许多杂文集在北新书局出版,风行了全国,直到先生辞去广东中山大学教授,逃回上海,这期间怕有十余年罢,北新书局借先生应得之巨量的积存版税,得以扩充发展,但先生自己在穷苦中生活,从没有想到已存着一笔大款子,只是难得收受一点北新送去应付的小款子。直到那时有人围剿先生,作为一种罪状,向众公布道:“鲁迅发了财了!他在北新每年有上万版税啦!”这才提醒了先生。但他仍旧让自己在穷苦中生活,只凭零星卖稿,维持着艰苦的生活。不过书店老板吃得愈肥,也愈益势利,他看定先生这次在四面八方的围攻中要被打倒了,对先生也就冷冷然,置之不理了。而同时却以先生积存的巨款,喂养先生的某个论敌,先生对这种势利之徒,生平最痛恨,而况这又是以自己的心血来喂肥了的呢。于是先生有些气愤了,要请律师和北新算账,但这篇糊涂账如何算得清呢,先生不是在逝世前不久写的《死》那篇散文中,还说要向北新书局去算账么?

世上还有像先生这样把金钱放得这样开,巨额的版税任它积存在书店十余年不算一算的么?

话得说回来,杂志与书店接洽定当后,决定了九月十六日出版,鲁迅先生便开始编辑起来了。他亲自翻译了几篇,配制了许多插图,以及名贵的木刻,又约茅盾先生、黎烈文先生各人译了两篇。他把第一期的稿件插图等一切准备好了,便告茅盾先生约我在茅盾先生家里会面,有许多事可当面接洽一下。

大概是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号左右罢,我如约在下午一二时到了茅盾先生家里。鲁迅先生还没有来,我和茅盾先生坐着闲谈,不多久,鲁

迅先生从前门进来了,穿着一件白夏布长衫,短短的;掖下挟着一个用日本包袱包的书包,戴着怎样的草帽,和是否穿着后来见他常穿的胶底帆布鞋,却记不清了。我们站了起来,他朝我们点点头,茅盾先生给我们作了介绍,又说:

“见过的吧?”

“见过的,见过的。”先生接连着说。

“是鲁迅先生。认识的吧……”

“认识的……”我应声着。

我初次见到先生是在一九二七年,他从广东回来,住在上海,十月二十五日到劳动大学去讲演,我正在那个大学里做事,被指定为先生的讲演当记录。记得那晚深夜里整理记录时,仿佛还听见日里先生讲演时的声调和动作,因此不仅想记下先生的辞意,还竭力想保存着先生原来的语调。先生讲时,并不特别提出讲题,我就给加上一个《关于知识阶级》的题目。这记录后来由学校方面寄给先生,先生只增加了短短的一句,记录稿审定后于十一月三日寄回来,发表在一个刊物上。不久附近立达学园又请先生讲演,我又被邀去当记录。讲演后一同在会客室里吃茶点,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先生的任意谈笑。几年之后我为一家书店编一套新文艺翻译丛书,先生介绍了一部稿子来,我接受下来稿子付排后,先生要自己看校样,当时我住在北四川路底,有了校样就乘便带到内山书店去。因此有时偶而遇见先生,但我却故意回避,因为当时我听人说,先生是不容易对付的,最好不要和他发生关系。但后来我自己证实了这话是造谣中伤,而且刚巧相反,先生是最容易接近的好人。和先生发生过工作关系是幸福的。当然对敌人来说,确是最不容易对付的了。

那时天气很热,外面太阳猛烈地晒着。鲁迅先生脱去了长衫,挂在客堂门口的角落里衣架上,便坐下来谈话。一张方桌靠墙放着,我和先生对面坐,茅盾先生坐在中间,朝着墙壁。我们谈些什么话,已一点也记不起了。总之大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很随便,一点也不觉得“不容易对付”。

谈了一些时候,先生把带来的包袱解开,里面是创刊号的稿子,以及制插图用的各种画册木刻。先生把稿子和画册等都交给了我,稿子

的次序已排定,每篇题名用几号字体,插图缩成多少大小,都已一一注明,总之差不多自前记以至后记,一切都编制定当。于是我们谈到了开本的大小,先生说:

“现在的杂志,都是十六开本,我们来个三十二开本吧。”

茅盾先生和我都赞成。

“不过怎样排法,格式怎么样?”我接着问。

“只要大方一点,你去计划罢。”先生随口应道,口气好像对极熟的朋友,不像对一个仅泛泛的见过几次面的青年。

“好,排了样子出来,我再送给你们看罢。”我说。

“好的,你有信寄到内山书店,有事情请茅盾先生找我。”先生说。

“将来校样出来后,也送到内山书店罢。”我说。

“不,路很远,送来送去不方便,你校一校罢。”先生仍用着像对极熟的朋友似的口气,亲切的说。

我虽则心里想着茅盾先生给我的信里明明写着一切看校样、编辑等事都由他们办,不过叫我办个交涉,为了出版方便起见,当个挂名编辑,事务是不必我管的。实在我也忙不过来,但那时我对先生的话却不能拒绝了。我初见先生时,正像先生对文学青年一样,有些紧张;处处戒备着,含着充分的敬畏之心,但看到先生的至诚恳切的态度,听到先生的坦白任意的谈笑,我全身松弛了,我忘记了先生是比我父亲还长一岁的先辈名作家,也忘记了先生是领导着全国前进作家、前进青年在艰难地为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斗争的斗士。我好像在故乡遇见一位多年不见的眼看我长大起来的我父亲的好友,于是我不假思虑的答道:

“好,我来校。”

到一九三四年的九月十六日杂志如期出版了。《译文》就这样的和读者见面了。

这期创刊号中,译果戈理的《鼻子》的许遐,译立野信之的《果戈理私观》的邓当世,译格罗斯的《艺术都会的巴黎》的茹纯,就是先生,都是先生的化名。先生想贡献一点精神上的粮食给千百万的读者,先生想以血和乳哺养嗷嗷待哺的千百万的青年,但环境不许可。先生在八月十四日给我一信中说起:“我想将‘果戈理私观’后面译人的名和后记里的署名,都改作邓当世,因为检查诸公,虽若‘并无成见’,其实是靠不住

的,与其以一个署名,引起他们注意,(决定译文社中,必有我在内,)以至挑剔,使办事棘手,不如现在小心点的好。”因此他只能暗暗地偷偷地化了姓名埋了头干。他一天不工作,一天不给我们挤一点血和乳,简直是活不下去似的。

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怎样报答了这位文学上的父亲呢?

他看着《译文》出版了,样式,印刷,纸张都还满意。销行不能说坏,接连着一版二版三版四版五版,舆论也还好。他工作疲乏时,躺在书桌边的藤椅上,一边吸着廉价的纸烟,一边想像着这杂志的读者总能细心地用功地从头至尾地看一遍的罢,他会心地笑一笑,他满足了。

于是他又埋头工作。第二期中用乐雯的笔名译了纪德的《描写自己》、石川涌的《说述自己的纪德》的是先生,用张禄如的笔名译了巴罗哈《〈山民牧唱〉序》的是先生,用许遐的笔名第一次介绍了俄国讥讽作家萨尔蒂珂夫的《饥馑》的是先生,用邓当世的笔名开始译了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第一二节的也是先生。他一共译了五篇。

为了环境的压迫,他只能这样埋了头,暗暗地偷偷地化了姓名,挤着自己的血和乳,喂给千百万的青年。

第三期他又译了巴罗哈的《会友》,并续译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

最初这三期完全是先生亲自一手编定的。

他除了自己译稿外,又找插画,集稿,看稿,他把宝贵的精力,宝贵的时间花在许多具体工作上。只有和先生合作过的人,才能想像得到先生做事如何负责,如何认真,如何尊重别人的意见,又如何体贴别人的难处。我先前只读先生的文章,觉得先生的文章针针见血,淋漓尽致,使人爱其所爱,憎其所憎,但我想像不出握着这锋利的笔的先生是如何样的人。我爱读先生的文章但对先生却只存敬畏之心,这当然是最浮浅的理解。从我接近了先生,我自然更热烈地爱读先生的文章,也比较能多理解一点了。但同时我爱先生的为人却更胜于爱先生的文章千百万倍。我看到一个巨人,他的良心好像一股烈火,五十余年来始终猛烈地燃烧着——他以自己的血肉做成火把,在这暗无天日的世界中燃烧着;和世界一角的红光映辉着。他成了光明、真理、正义的化身。被压迫的民族与帝国主义战斗,他站在被压迫民族方面;被压迫阶级与